

談談
非洲問題

楊西崑

今天能利用這交換意見的時間來談談非洲問題覺得非常榮幸。近幾年來非洲問題不僅是較新，而且是很重要的問題，所以願藉此機會來激發各位的興趣，進而對國際局勢有新的認識。

回顧一九六〇年我剛回國時，國內主要報紙對非洲國家地名都知之不詳且含混不清；例如將非洲二個重要地區利比亞與賴比瑞亞誤為同一地，實際上前者屬北非，後者屬西非。故國家與首都之名甚為重要，今後望各位能多加注意。

今天世界外交已有了新的發展，即國家與國家、政府與政府、人民與人民就如同個人與個人間的關係一樣，欲獲友邦支持或他人幫助實應由平時下功夫。我到非洲各國訪問與有關人士往來，無非是想在友邦種下幾顆友誼的種子，使之發芽成長，但此非少數外交人員所能達成，而實應由全國各方面的支持方可奏效。如今我在國內看到政府與論對非洲的興趣和反應，甚覺欣慰。

我到非洲是為爭取支持。但須知若要希望別人支持，首先要作的是加強彼此的瞭解。瞭解乃是對某一問題不應應採主觀而應觀察對方對種種問題的看法，及如何幫助對方。因為辦外交如同辦任何事是無捷徑可循的；這與求學交友相同，必須慢慢來才可收效。以前我政府已對非洲下過相當的功夫，只是未作公開宣傳而已。各位若注意聯合國有個機構叫「託管理事會」及另有屬大會的第四委員會，它們的設置是依據憲章的十一、十二、十三章產生，是專門處理殖民地問題的機構，在制定聯合國憲章，討論上述三章，所謂對非自治的領土為何交付英、法、比諸國託管，及時間上是永遠抑或短期時，我國出力甚巨，並一再強調應使殖民地漸漸趨向自治。雖然，在英全盛時期邱吉爾曾豪語：「我決不做使得整個大英帝國解體的首相。」但今天我們知英國擁有的殖民地幾乎都已獨立了。這證明時代的進步是快速的，現在還有人謂，「以不變應萬變」，實際上我們跟着時代變都不能趕上先進的國家，更何況是一成不變呢！在當時四強之一的我國認為除自治外，尚要加「獨立」二字，是因認為儘管怎樣的政府總不如自治的政府那般好。事實上二次大戰最大的起因就是殖民地的衝突。故當時我政府的政策是對任何未獨立的國家都助其獨立，所以在戰後有許多國家獨立，尤其是非洲各國受我國影響極大。至今儘管緬甸、印度、印尼以及其他若干新獨立國與我無邦交，但之所以能獨立實因我國之助，這是值得我們驕傲之處。而我國在制定聯合國憲章上的功勞，非洲的友邦國家都知道，這在博得友誼方面是極好的條件。

一九五九年冬，我政府已決定派一重要代表團訪問非洲，此時正值非洲許多國家獨立的前夕，故此舉深受非洲各國的歡迎，且對我國未來「非洲外交」影響幫助極大。但這並非僅憑道義情感道義就能獲得一切；政治是個很現實的東西，而我們常常將道義放在口上是不對的。老實說，只有弱國才口口聲聲講道義。一八四八年英外相（Palmerston）就曾說：「這位是英國的朋友或是敵人」，是句很天真的話。「只有國家的利益是首要的，也是我們的責任。因此在辦理國家外交，可說是沒有永久的朋友與敵人，只有國家的利益才是首要的，昨天的敵人可以是今天的朋友，昨天的朋友也可以是今天的敵人。例如在非洲努力的結果，在十七國中同意與我們建交的僅八國，而當時中共匪幫在非洲已活動了五年之久，雖說有八國已與我建交，但在聯合國無一投票支持我們，且有一國投票反對我國，至今回想起來猶為慘痛的經驗。可是值得欣慰的是以後這些國家皆支持我們。

一九六〇年，蘇俄總理赫魯雪夫率領東歐大批共黨領袖至聯大開會，這在聯大歷史上是首次，時值非洲許多國家獨立，赫魯雪夫狡辯謂：「我至聯合國並非要你們（指非洲）支持，僅是看看非洲的十六國是否真正獨立，如果是真正得到獨立則必不會支持西方帝國主義，若支持則證明未獨立。」不僅如此，他還想使他們在聯合國形成中立的第三集團，可謂盡其恫嚇恐嚇之能事。但所謂中立是沒有格的，政治上是不可能中立的，所謂中立實質上即是偏左。但經過赫魯雪夫這一下的叫囂，使得原預支持我國及西方的許多國家都不敢有所表示，這對我打擊甚大。那時赫魯雪夫說聯合國的秘書長不能代表聯合國的利益，所以提出三頭馬車的謬論。再加上又逢美國一九六〇大選年，故攪

得我國當時外交紛亂不已，形勢危殆。

我回想就在那一痛苦寒冷的冬天，所作的一件有意義的事情，就是政府決定對非洲提供技術援助的計劃，這個先鋒案的構想出於：「交朋友並不是單方面的事情，而是要聽聽人家的。」但我國民心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後，自信心逐漸喪失。所以我當時和別人談到有什麼可以援助非洲時，却無人作答。而外人來參觀我們時，又都延至校區，看的是固有的文化，這是可笑且又可憐的鏡頭，試問現在的我們還活着幹嗎？因此我想到我國近年來在經濟上農業上的進步。我們是否可以這方面既有的經驗拿出去？但問及此中前輩如沈宗瀚先生又皆搖頭，認不可能有成就。但我堅信我們可以農業幫助別人，我即提出「農業出洋，外交下鄉」的口號。我的看法是我國的經濟本屬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，對此應有極卓越的心得。而任何國家農業發達的基礎第一皆為原料能自己供應，其次為人民的購買力。故增加生產及購買力為當前落後國刻不容緩的急務。故我們的農耕隊援助非洲目的，也以此為出發點。

現在我農耕隊在非洲，真是現身說法，以身作則，他們真是過着軍路藍縷的生活，但其成就卓越非凡。從前歐洲人僅從旁指導非洲人，我們到了非洲，却使得非人對原無信心的土地加強了信心，也使他們勤勉起來。象牙海岸總統曾對我說：「由於你們農耕隊人員的成就，使我們知道我們的祖先是埋葬在豐富的地下資源之上。」至今我在非洲共計有十八個農耕隊、二個獸醫院及利比亞的一個醫療隊。人數約有一千三百左右。每人都是一技在身，他們不僅受當地人士重視，且受總統禮遇。這一來不僅恢復非人對雙手萬能的信心，並再次增加我們的信念。因此今天我們不僅能爭取非洲及其他國家。而此種重大的收穫，在我外交史上亦是空前所未有的。像去年是非洲國家在聯大支持我們最多的一年。在對義大利提出的決議案真正支持我們的並不多；十九國中十一國是支持我們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。又如一九六四年法國承認中共的時候，大家咸感不可終日，但我們原不是因法之助才獲非人支持的，所以非洲法語國家均不會受法國影響。例如當時在巴黎的馬國總統就立即聲明反對戴高樂的做法，並謂要更進一步加強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。再如，今天在國內有二個非洲國家派有駐華使節，而且尼日和上伏塔總統，也將於今年來訪，這些國家都是我們最忠實的盟友。但回想共匪在非洲也曾下過苦心和陰謀，他們化費二億六千萬美元之鉅而毫無成就可言。如今又在東非洲承諾建鐵路，用費達三億英鎊。還有一件可提及的事：八年前臺大農學院長至賴比瑞亞幫助他們建立農業研究時，非人還直認中國人為日本人，但現在剛好相反，是認日人為華人了。總之，現在我國外交的內容已變，我農耕人員於外交上的成就，已非筆墨所能述盡，他們不僅深受當地人士熱烈歡迎，而且在當地與非洲官員人民密切配合，已贏得非洲各國總統的重視與無比的信任。

各位同學，你們不要認為原子彈、核子彈是如何厲害，今天最重要的還是學問；知識就是力量！研究非洲問題在將來是無可限量；非洲有世界最美的風景，在一八八五年發現的維多利亞大瀑布在地理上是不可多得的。非洲人語言天才又很高。美國如今的首樂無可否認是受非洲影響很大。畢卡索的畫和很多木刻作品也受非洲的影響，這都說明了非洲人在藝術上有很高的天賦。最後我要再提醒各位要獲得友邦支持須靠瞭解，從瞭解得到友誼，從友誼得到支持，這三步驟是我們所應切記的。（外交部次長楊西崑先生今年三月廿七日在本校社會科學館演講；由陳思健、吳元嫻記錄）

